



土地公的大鱸魚

文／郭謙義

將近七十年前的事了，當往事在回憶裡漸漸褪色消逝時，那天祖父釣魚回來的一幕卻歷歷如新。

祖父用斷了三節的釣竿，扛著一條大鱸魚回來，一路進家門就用激動的口吻、比手劃腳的向祖母描述和這條大魚奮戰的經過，嘴裡一副沒裝牢的假牙，一上一下不停的跳動，當時尚幼小的我聽了半天，也不清楚他講什麼，只記得那條怪物和我長得一樣高，用雙憤恨不平的大眼瞪著我，樣子好可怕。

祖父是這地的釣魚迷，同伴們都叫他土地公，那倒不是說他很重，能釣很多魚，而是嘲笑他整天在同一個地方坐著，一動也不動，卻不見他的上半條魚，年近古稀的祖父如此看來，真有點像土地公。

既然釣不到魚，卻又喜歡釣，為了應付嚮切的祖母，他老人家常繞進魚市場，買幾條魚回來騙祖母，說是他釣的。不過這次看他這麼興奮，說得口沫橫飛的樣子，至今我還深信不疑，那條大魚確是他的。

土地公的孫子

有如此的祖父，必有這樣的孫子。我尚不會握筆寫字，就能扛著竹竿去釣魚了。早上往往第一個起床，帶著空沙丁魚罐，跑到菜市場磚牆下，一條臭水溝邊去挖蚯蚓。

一個炎熱的下午，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。當時田中無論那一條小溪，都有數不清，今日已罕見的魚。成群好玩的小蝦米，濃妝豔抹的「三斑魚」，一身黑色燕尾服的「土魷」，還有吃相粗野、呆頭呆腦的「姑呆」。我把一條「活蹦蹦」的蚯蚓穿到鉤上，她就像條光溜溜的銅管女郎，纏繞著魚勾搖屁股，好奇的小蝦米們先來圍觀。跟著土魷也拖著三斑小姐過來欣賞，美味當前，三斑想嚐一口，土魷忙制止她，然後搖著兩撇鬍鬚潛出水面，等看到石頭上的小孩又連忙趕下去警告女友，任性的三斑不聽，和細心的土魷吵了起來。



這時洞中午睡的姑呆也被吵醒了。他揉著眼皮，探頭洞外，光屁股的銅管女郎，使他眼睛一亮，搶過來一口吞下。水上的浮標不見了，我忙拉起釣竿，大姑呆尚不知怎麼回事，呆在半空中掙扎。

不久，時間過得真快，太陽公公紅著眼，擦著額頭的汗珠要下山了。這時對岸草叢中的青蛙，才想起他的任務似的叫了起來。

『天黑啦，該回家啦，再晚媽媽會罵你啦。』

我回到家時，天確已全黑。媽媽看我一臉慚兮兮，心虛的表情，罵不出口來，我來機雙手捧出那條大姑呆要她煮，她說聲「這麼小啊」。接著就提起姑呆的尾巴往窗外一丟，窗外祖母養的紅臉番鴨一口擒住，伸長脖子嚥下，跟著拍兩下翅膀，呱呱叫了幾聲，左右搖著大屁股，高高興興的走開了。

第二天，我又起個大早去捉蚯蚓，坐在同塊石頭上發呆：『今天我一定要釣一條大魚，好噎死那可惡的番鴨了，每次我不小心走過牠的老巢，牠就扮關公突然衝出來咬我。』

我想像那紅臉番鴨嚥不下大魚，臉紅得發紫的樣子，覺得好玩又開心。可是左等右等，就是等不到半條魚來光顧，我無聊的哼起兒歌：

天烏烏，要落雨。
鯽仔魚，要娶某(妻)。
田婆(塘虱)大力(舉)旗唱惡苦。
水蛙(青蛙)扛轎大腹肚。

說也奇怪，不等我唱完，天真的「烏烏」了起來，還及時趕來一尾要去迎娶的「鯽仔魚」，經不起銅管女郎的誘惑，過來親她屁股。我及時拉起釣竿，釣起這條好色的準新郎。正當我從魚鉤上折下牠時，忽然來了一道閃光，衝破眼前「烏烏」的天空，排出一聲巨雷，擊中對岸草叢，驚醒的「水蛙」，及時跳出，使勁的鼓起牠的「大腹肚」，狂叫了起來：

『不得了啦！西北雨啦！快逃啊！衣服淋濕，媽媽這次會拿竹子打你啦！』

我飛也似的跑，一路上轟隆、轟隆，發怒的雷公在背後趕我，還不停的往我頭上，倒下傾盆大雨，等我飛進家門時，已是一隻不折不扣的落湯雞了。媽媽看我一副慘兮兮，要哭的樣子，非但打不出來，





還拿出乾毛巾，擦乾我的頭和臉，我破涕為笑，得意的捧出我的大魚。她問聲「啊！只有一條」，然後不由分說就拿起大菜刀，把鯽仔魚剝成四塊，一起拋出窗外，我掩起臉不忍看，只聽那可惡的紅面番鴨在窗下連叫了幾聲，等我從臉上放下手時，剛好日送牠不停的搖著大屁股，又得意洋洋的走開了。

第二天，我又去釣魚了，當然又坐在那塊石頭上。今天我想我要釣條大鱸魚，比阿公的還要大，上次阿公那條大鱸魚，阿嬤煮紅燒魚頭，炸魚排，還有魚骨湯，我們一家人吃了三天三夜也吃不完。很快天又黑了，對岸草叢中那隻青蛙，這次唱了起來：

小小土地公，

神格不高，

法力有限，

志氣無窮。

天天坐在同一塊石頭上，

要釣海龍王。

我撿起身邊一塊小石子丟牠，牠嘎通一聲跳進水裡不見了，就在這時浮標在水面上慢慢滑移，我試著拉一拉釣竿，好重，好像有誰故意躲在水底下拉著不放，我用盡氣力終於拉上來了，一條長長的東西，在空中拉成一圈。

「鱸魚！！」，我叫了起來。

可是當我把那團東西拉近身邊時，牠卻忽然鬆開，一條胳膊粗，足足兩尺長的大鱸魚，赫然呈現在眼前，我高興的伸手要去捉牠，牠卻頻頻向我吐舌頭，我把釣竿往水上一丟，回頭就跑。天已全黑，一隻好心的小螢火蟲出來，提著小燈籠，幫我照亮眼前狹窄的田埂，我每跑兩步，就覺得有條黑影從腳前掠過。一溜達家門，我就大嚷：

「媽媽救命啊！蛇……蛇……蛇公公咬我！！」。

「班比與大莉」的序文

如此這般，我自幼就是傻傻的，笨手笨腳，更沒有半個藝術細胞，不過來自祖父的毅力，倒承繼不小。

你可能在這本影集中，找不到一張照片，能完全滿足攝影的三大要件。精確的對焦，動人的光影，和巧妙的構圖。但卻可能發現有幾張作品，好像很難拍到，甚至使你懷疑，它們是不是合成的，或是安排的。其實，我是個電腦文盲，也從未進過暗房，更沒有能力安排一個場景。何況，我認為意外是攝影的一大樂趣，我寧願花時間等，「等」本來就是我



的專長。

你也可能懷疑，照片先後的次序，或且「故事」的進展，好像太巧了，這也是我花了比拍照更多的時間，不厭其煩的，排列又重排的結果。請不要把這本影集當漫畫書看，每一張照片，可都是機會與耐心的結晶，決不是要畫什麼，就能畫出什麼。至於照片下的對話，當然不是長臂猿說的，不過長臂猿和人一樣，是有感情的，而且表情豐富，你假如肯多花一點時間，仔細看照片，必也能從心裡，而不是從耳朵，聽到一樣的話。

最後，我想你一定有興趣想知道，我為什麼而且如何拍這一系列作品。2000年初，那又是六年多前的事了，我剛完成「天鵝湖」影集，連續幾天的綿綿細雨後，天突然放晴，我背著相機，趕到動物園去曬太陽，卻不期然看到長臂猿母女這動人的一幕，媽媽用舌頭舐臉舔到耳，舔著剛生下來的寶寶，雙眼閃著母愛的光芒，使我禁不住想起母親，我當下就許下心願，要好好拍牠們。

就這樣子我開始了苦難的六個年頭，我幾乎天天在長臂猿區徘徊，那怕下雨或大太陽，從不間斷。每當沉重的相機使我手酸，久站使我腳麻，年紀使我頭昏眼花想離開時，總會聽到祖父在我耳邊鼓勵我說：「孩子，要有耐心，大鱷魚就來了」。(2006年、母親節、於台北)

